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建功小说精选/陈建功著. - 北京: 华夏出版社, 1997. 1

ISBN 7-5080-1121-X

I. 建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0912 号

I247.5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 印张 289 千字 插页 2

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从《前科》看陈建功的创作追求·····	冯 牧
——代序	
盖棺·····	(1)
——谈天说地之一	
丹凤眼·····	(15)
——谈天说地之二	
轱辘把胡同 9 号·····	(35)
——谈天说地之三	
找乐·····	(62)
——谈天说地之四	
髻毛·····	(102)

——谈天说地之五	
放生.....	(185)
——谈天说地之六	
耍叉.....	(243)
——谈天说地之七	
前科.....	(309)
——谈天说地之八	
跋.....	(367)

盖 棺

——谈天说地之一

盖棺论定，又叫“盖棺事定”。发明这句成语的“专利”，大概得属于一千几百年前一个叫刘毅的人。他说啦，大丈夫的踪迹，可不敢随随便便混在小人们中间，“盖棺事方定矣！”这以后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文人墨客，征引不绝。“盖棺论定”这句话也就传播开去，一直流传到今天了。

话又说回来了。“盖棺论定”，人人都得有这么一天，可不是人人都能留心这件事的。大凡那些留心的人，都得是些有脸面的人物。古时候，起码得是文臣武将。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皇帝给赐个谥号，耀祖光宗，荫及子孙。现今呢，起码也得是个“革命人物”吧，盼着追认个党员啦，宣传个事迹啦，当然，这可不该和古事同日而语。可不管怎么说，那些盖了棺，值得论一论的人，那些陪一辈子小心，为了这一“论”的人，都不是凡人。像咱这样的草民，顶多了，盼个寿终正寝。再想得远一点，也就是忘不

了叮嘱儿子们一句：多咱看着我一闭了眼，千万得先去奔条“礼花”过滤嘴烟。待火葬场的人来了，一人给递上一盒（一支可不行！），免得人家往车上搭死尸时，故意抡起来摔，给你脸子，你该不好受啦！至于什么“盖棺论定”、“显声扬名”，咱哪儿懂啊。知道有那么一档子事，想，也是傻想；论，也没啥可论的。

这不，矿医院门前小小的空场上，就摆着两口棺材。棺材倒是一模一样的：料是红松的，四寸板子，上了三道清漆。可棺材里躺着的人就不一样了。一位，就算得上个有脸有面的人物：活着，入党申请书没断了写，啥时都能显出他的觉悟来；死了，据说也死得不熊。另一位呢，难说啦。这，您看看外场儿也能琢磨出一二来。看看人家东面那口棺材，摆着四个大花圈：党、政、工、团，一部门一个，金花银枝翡翠叶儿，多气派！西边这个呢，以组织名义送的花圈只有一个——工会送的。东边的花圈上写着：“凌凯同志永垂不朽！”西边的呢，“悼念魏石头同志。”虽说这两种写法实质上没有什么高低之分，可在山里人们的眼里，一个“永垂不朽”要比一般的“悼念”高好几格儿哪。东边棺材里那位死了以后，人们都说：“哎呀，可惜可惜！年轻轻儿的，多有前途的小伙子，可惜！……”西边这位呢，大伙儿的说法就不一样啦。有的说：“唉，早知他落到这一步，不该拿人家开心。”有的却说：“唉，这下子，他们班组里开心的老头儿没啦……”再看看，人家凌凯的丧事惊动哪儿了？党委会！有人提出来，是不是有必要追认个党员啊？还有人说，应该总结事迹，号召学习……用句老话吧，虽是年轻早夭，功未成，业未就，可也算是“全了名节”。可这位魏石头的丧事呢，工会给办哪。倒也忙得工会主任脚丫子朝天。忙什么？琢磨着怎么对付他老伴呀。你可不知道，但凡死者家属是上岁数的，又没文化，十有八九难对付。几年前也死了一个老工人，他老伴提了十大条件，解决不了，那老太太不知跟谁学的，找了根竹竿儿，每逢开饭，必站在食堂卖饭窗口外边，把

竹竿儿捅进窗口扎馒头出来吃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又到工会主任家去，躺炕上打滚。闹得主任恨不能去坟地给自己刨个坑儿！这一次，魏石头的老伴也是五十出头，农村人，没文化，又率领着三个吱哇喊叫的孩子，好对付得了？……

这位说了，你领着我们围着这两口棺材唠叨半天，除了给我们添恶心，还要干什么呀？您别急。我这不是等着开追悼会哪。站在棺材前，一会儿是魏石头，一会儿是凌凯，他们的模样儿老在我眼前闪。我怎么也忍不住琢磨、寻思。渐渐地，倒好像能从中悟出一点做人的道理。

就说魏石头吧，年轻时候，机灵得也不让人。好喝两盅儿，更好找那些唱小曲儿的，往人家手心儿里搁上俩铜子儿，点段“莲花落”听。什么“郭巨埋子”呀，“王员外休妻”呀，听得多了，到临解放的时候，竟也成了昌顺煤窑窑哥们儿里说古论今的人物啦。解放没几天，军代表来到他住的锅伙儿，“魏石头，学习去吧！”魏石头说：“学习？学什么习？”军代表说：“上北京学习，回来当干部，管矿山。”“咱可干不了。”魏石头呵呵憨笑，支吾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再说，再说我……我也没裤子……”别笑。这可是真话。旧社会过来的窑工，找条齐整点儿的裤子都不易啊。魏石头哪年不是披着洋灰袋子纸，围着锅伙儿里的火盆过冬的？到北京学习，腿上裹着碎布、烂纸，行吗？也巧，魏石头的拜把子兄弟刘志在旁边哪。他有条裤子，——好不了多少：一条麻袋筒子，下边裁去个三角叉子，缝缝连连，也算是条裤子吧。刘志说：“魏哥，穿我的去吧。”魏石头说：“算啦，再把我身上裹的这些捣腾给你，一丝一缕的，不又得折腾上半天？你的裤子，你去算啦！”这么着，刘志去了。后来呢，人家刘志成了矿长啦，魏石头到死也是个工人。你看看，就差那么一条裤子，差多大事！人要混得好，机会太重要啦不是？

魏石头的“终身遗憾”，倒不在没当上矿长。当官当工人，他

根本不当回事，倒是那些拿他寻开心的人常把“一条裤子”的事挂在嘴边。唉，要是光凭一膀子力气，一门子实心眼儿就能当个好工人，魏石头还是能活得有滋有味儿的：抱着电钻较劲儿，汗珠子顺脊梁沟流；端着酒盅，咿咿呀呀唱小曲儿……可那是乍解放时候的事，如今不行了。心眼儿没点子活泛劲儿，脑袋像块榆木疙瘩不开窍，你就等着吃亏遭罪，当人家笑料吧！这位要是稍稍熟识魏石头，又要跟我抬杠了。说魏石头心眼儿怎么不灵便了。他干啥不是把好手呀？就是跟形势，人家也跟得紧啊，不是人送外号叫“老变”吗？是啊，他倒是叫“老变”。变什么呀？就他在嘴边哼唧那句小曲儿的唱词老变。解放前他不是听过不少“莲花落”吗？没有音乐细胞，只学会了哼唧那么一句，就是《白蛇传》里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那么一句。干活儿干到兴头上，冷不丁儿就让他给吼出来了，不留神还得让他吓一跳。老是这么一句，渐渐也没味儿啦，他居然试着变了一下。当年，矿上的书记是李必显，他按着原调儿，把“许官人是白娘子的好夫婿”唱成了“李必显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”，越发自得其乐了。这句词儿唱到1966年秋天，有个留心的人告诉他：“别唱啦。李必显打倒半个月了，还唱哪！”魏石头这才恍然大悟。那会儿“文革”主任是金卫东，魏石头寻思着，这会儿金卫东代表党啦，就把唱词儿里的“李必显”改成了“金卫东”。人家说：“不行。焦裕禄也打倒了！”这麻烦啦！慢慢儿的，知道有个英雄叫李文忠，也不管人家是干什么的，唱成“金卫东是李文忠式的好书记”了。往后，工作组、夺权、批资反路线……上台，下台，走马灯似的，哪个不是“党”号召的呀。魏石头便无师自通了。等到军宣队来了，队长是席凤江，魏石头嘴里的小曲儿很快就成了“席凤江是门合式的好书记”了。这么着，魏石头得了个“老变”的雅号。您这位“老变”光会变一句唱词儿可不够啊，可魏石头只会这么一手。这要比起东边棺材里睡的那位凌凯来，可差一大截子啦！看

看人家凌凯，来矿才四年的学生，二十多岁，要是不死，过不了三个月，就是宣传科的副科长了。这一死，排场比你干了几十年的魏石头怎么样？人家的功夫在哪儿呢？

凌凯来矿不到一年的时候，给矿上写材料就能写出“花儿”来，这谁比得了？光他给党委书记写的三份材料，就使这个矿的书记一下子成了全局顶红的干部。譬如吧，赶上批“克己复礼”了，书记的讲话稿里就有这么一段：“小时候我给资本家打杂工，有一次端茶倒水时，把茶壶嘴儿对着资本家了，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呀，说我犯了‘礼’了。同志们，你们看看，克己复礼，复的是什么‘礼’？是吃人的‘礼’！害人的‘礼’！血淋淋的‘礼’啊……”又譬如吧，新沙皇入侵了，书记的讲稿里又有新鲜事儿啦，变成了这么一段：“同志们，我的爷爷就是被八国联军的老沙皇打死的呀，老沙皇一枪打在我爷爷脑门儿上。老沙皇，新沙皇，旧恨新仇比海深呀……”谁看了这材料不“热泪盈眶”？能不让我们书记四处宣讲吗？这下子可好，登报啊，赴宴啊，红松矿的党委书记一下子出了名了。也真奇了，每次新精神下来，书记都有结合自己的生动事例，还和新精神丝丝入扣。外边人不明底细，说这是“上挂下联常批常新”。书记还能不明白是谁的功劳吗？凌凯这就不用下井挖煤啦，三天两头上报社、上北京不说，已经被物色提拔为干部了。只不过最近有调级的消息，这才放他回去干几天活儿，等升了级，又要飞上去了。你看看，凌凯这几下子“变”，比魏石头的“老变”管用不管用？

你魏石头没这两下子，要是老老实实，蔫蔫儿的，别吭气儿，好好当个工人，也就罢了。谁想到他还犯倔，认死理儿，炒栗子崩瞎眼睛——看不出火候来。为啥？就因为那位书记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他的拜把兄弟刘志。先是当矿长，“文革”靠边站，后来又解放了，当了书记。刘志的根底儿，魏石头知道得一清二楚呀。比如“茶壶嘴儿”的事吧，明明是我魏石头的事呀，你刘志安你头

上干吗？不就挨了一顿打吗？又不是什么美事，你抢去四下里说个什么劲儿？魏石头想着就生气，“老变”那点子活泛劲儿也没了，见了刘志总是连笑带骂：“兄弟，快别讲你那茶壶嘴儿了。你成了夜壶嘴儿啦，都他妈镶上金边儿啦！”“兄弟，老毛子打死的，不是人家隆兴窑蔡癞子的本家爷爷吗，怎么又成了你爷爷啦？你小子真够仗义的了，凡是咱窑哥们儿那些倒霉的祖宗，全让你给认了啊！”“我说，今儿你的报告又邪了。你这小子，你妈怀你那会儿吃了一本皇历吧？怎么什么事儿都巧巧儿地赶你头上啦！……”再说下去，更难听啦：“别忘了，你也就比咱多了一条破裤子，窑哥们儿出身，如今当了官儿了，把咱工人那点儿实诚劲儿全喂狗了？别人五人六地胡说八道，忘了盐打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了！”……刘志听着这位魏哥的嬉笑怒骂，一点法儿也没有。本来嘛，他说的不差。开始刘志自己也是这么跟凌凯说的，谁想到凌凯说可以加工一下，加强宣传效果，刘志也就认可了。看看报纸上，什么没影儿的事不往上登呢，何况凌凯写的都是实事儿，不过集中集中就是啦。三次五次，刘志好像也明白了其中的奥妙，拿着凌凯写的讲稿读起来，也脸不变色心不跳，跟真事儿似的了。魏石头净出来添恶心，也真气人，可又没办法，拜把子大哥，又是三代窑黑儿，阶级斗争也抓不到他头上啊。

话是这么说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阶级斗争还是抓到他头上了。那是魏石头刚刚回河南老家探亲回来，没三天，他老伴忽然带着三个孩子追着脚儿来了。魏石头一看奇怪啦，“你干啥来了？”老伴支支吾吾不敢说。魏石头火了，“刚分开没三天，你又踩着脚后跟儿来了，吃饱了撑的？”老伴说：“他爹，俺不想来呀，可村里逼着绝育，俺找你商量商量。”魏石头气得脖子青筋突突地跳，“糊涂！七老八十的人了，我就是让你生，你能生吗？绝育，怎么绝你头上了！”老伴抽抽搭搭地说：“咱村干部说了，上边来文啦，得绝百分之多少。村里的媳妇们都跑光啦……不绝，明年不给口

粮……”魏石头骂开啦：“共产党咋出了这号东西，干这种没屁眼儿的事！绝育，我也不反对，可你还能跟阉猪似的，追得人家姑娘媳妇四下逃？……”这一骂不要紧，当天，保卫科就把他叫去了，“魏石头，你也太出格儿了啊！……六十好几了，又不痴不傻，平时仗着自来红，胡说八道，四下里破坏党委威信，我们也没找你。这下好，干脆泼口骂上共产党了！你要干什么呀？也活得不自在了？”魏石头愣了，“什么？我骂共产党？我报共产党的恩还报不过来哪！再说，有那心，我也没那个胆儿啊，找死呀，……”保卫科长居然能把魏石头过去没心没肺骂出来的话，举出一大堆，说得魏石头脑门子冒凉气。科长没说完，魏石头就把他的话截住了：“得啦，您别说啦，我这儿听着也够寒心的了！都怨我这张臭嘴。本想着刘书记是咱把兄弟，骂他两句没啥。谁曾想，让您这么一归堆儿，也够定个反革命的了。我以后不敢胡说了，可不敢了。您别给我挂牌儿、擷着，我可害怕，受不了那个。再说，咱也是有家有小的，落个反革命，老婆打离婚我不怕，怕那仨孩子遭罪呀……”这么一下子真把魏石头吓唬得不轻，以后真的不敢胡说了，不要说见了把兄弟刘志躲着走了，就是在班组里，也像霜打过的黄瓜，蔫了。

按理，一个人认“熊”了，好像也应该没事儿了。不图混得好，也能图个消消停停，静气平心了。可是不行，生活能闹腾得你糊里糊涂，有时还得胡说八道。就说魏石头，不说话就行了？也不行。譬如，批“三项指示为纲”了。市里指示：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”。红松矿的刘志讲了几年“茶壶嘴儿”，长进了，发展了市里的精神，说要“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个个开口。”这一“发展”不要紧，把魏石头憋在那儿了。他心里害怕呀，三项指示，先不说是正确的吗？听着也没啥错呀。怎么个批法儿？批错了，不又成“骂共产党”了？不批也不行啊，不是要“个个开口”吗？这不，主持会的凌凯说啦：“批得深浅是水平问题，批不批，是态度

问题。”轮到你啦，十几双眼睛看着你，等着，你能不发言？心里盼着“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”怎么的？魏石头心里念叨着“三项指示”、“三项指示”，手心儿里攥出了汗。忽然，他想起“茶壶嘴儿”的事来了，要是能从老事儿里想一件，和“三项指示”挂上了，也能糊弄过去哇！想了想，他结结巴巴地说了，说自己在解放前曾经被万恶的窑主打了三扁担，如今这三项指示，真比窑主那三扁担还狠，还毒！说完了，他大喘一口气，觉着自己批得差不多。谁想到，一个调皮小伙子恶作剧，吓唬他说：“老魏头儿，你胆子不小哇，又胡说八道啦！三项指示可是正确的，‘为纲’才错了哪。你怎么把三项指示比成窑主‘三扁担’啦……”魏石头赶忙急赤白脸地说：“我说错啦，错啦！，窑主打了我四扁担，咱只顾凑‘三’，减了一扁担。顾头不顾腚，又说糊涂啦。咱可没反动的意思啊……”工人们哈哈笑起来。有人说：“我初一听，老魏头真有两把刷子呀，敢情减了一扁担！哈哈……”有人说：“魏头儿，再偷偷学两年吧，你也能坐小车四处讲用，吃宴会去了！”这一笑不要紧，把魏石头笑火了，“你们真是见了熊人拢不住火啊！告诉你，都是亲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谁也不比谁矮半截儿，谁也不熊！”这时候，凌凯说话了，一本正经的：“是啊，您哪儿熊啊，您可不熊！不就比咱刘书记差条破裤子吗！当年您要是有条裤子，如今不也是我们的书记了？”小青年们又拍巴掌又跺脚，笑得更凶了。

唉，这么着，魏石头慢慢就成了别人寻开心的材料啦。他的笑料越来越多，八百年的事也能让人当笑话抖搂出来。班里的机灵小伙子们几乎没有不拿他开心的。河南来了家信了，小伙子拿着信说：“老魏头，看信哪！看看河南那儿阉猪阉得咋样啦！”去听报告，小伙子们又说了：“魏头儿，还不上去讲讲你那‘三扁担’！记着，今儿得讲挨了八扁担，批的是‘黑八论’嘛！”哄笑声里，魏石头渐渐也变得有“涵养”了，他不气不恼，笑笑，叹

口气。有时候，借句旧唱词儿，说：“少年休笑白头翁，花开能有几时红？”这么着，开心的人更开心啦。“嗨，魏头儿还有这么两下子，没想到！”凌凯呢，眼睛盯着他脸上那片嗜酒的红斑，正正经经地说：“您这朵花正红哪。就像香山红叶，‘越到老秋，越红得可爱’。”这照例是哄笑的高潮。

墙倒众人推。一人一口唾沫，能把人淹死。你信不信？人们拿魏石头开着心，慢慢地，什么粪汤儿都往人家身上倒啦。有人说他有一年回去探亲，赶上夜里到家，听见屋里有男人打呼噜，没敢进家门，跑到野地里蹲了一宿，太阳一竿子高了，才回去。又有人说保卫科长训他那一次，他吓得拉了一裤兜子屎……这些，当然都是人们编派出来拿他开心的，可有一件笑话倒是真的。那就是最近小伙子们又拿他开心，他真急啦，“你们净拿我开什么心！彭德怀都平反了，你们也不兴给我平平反？要不是‘四人帮’把我闹蒙了，能让你们这么开心？”小伙子们说：“给你平反？没找你算账就美了！反‘右倾翻案风’，你反得多狠啊，说人家比窑主还毒，不是你说的？”凌凯却支持他，“真的，是得给您平反。您的冤案深啊，日子也不短啦。”魏石头真是块憨石头，竟笑了，“看看，我说人家凌凯是知书达礼的人不是？”凌凯说：“当然啦，我给您写个材料，报上去。当然得平反，一直平到1949年。刚解放，您就蒙了不白之冤哪，只因为一条裤子，受了30年冤枉，该平反啦！还得官复原职，请您当红松矿的矿长！……”小伙子们又拍手笑起来。魏石头这才明白受了一顿捉弄，悻悻地走了。

……

话题儿还是扯回来吧，追悼会也该开始了。怎么样，琢磨出点做人的道理来了吗？做人一辈子，要想混得好，难哪。一要有机会，否则人家把你当傻瓜。失了机会当然可惜，你心眼儿活，也行。这两条都没有？得，你就看魏石头吧！唉，别说啦，死者的亲属们都来了，工会主任陪着。凌凯的爸爸、妈妈，眼睛哭得桃

儿似的。魏石头的老伴，木怔怔的，后面跟着三个孩子，大的十三四岁，小的才七八岁，脸上蹭着灰，泪水在上面划了一道一道

.....

追悼会开始啦。奏哀乐。默哀。致悼词……

人，要是活得体面，死都死得气派。人要是熊呢，死都死得窝囊。凌凯和魏石头是前后脚死的，差不了几分钟吧。可你听听悼词上说的，那意义就不一样啦。

悼词还在念着。先是党委副书记为凌凯致悼词，而后，是工会副主任念魏石头的悼词。

他们是在前天夜班临下班时出事故死的。凌凯又去给刘书记写了半个月批“四人帮”的经验报告，那天是第一天回班组干活儿。班长派他放炮。魏石头在班长派完活后也叮嘱他一句：“凌凯，你刚上班，当心点啊，放炮的电线拉远点，别大意……”凌凯说：“哟，矿长下来了！我还没看见呢！”小伙子们又哄笑起来。魏石头还跟往常一样，无可奈何，笑笑，走了。

中国有句古话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。”这次真让它言中了。凌凯拉出放炮电线，走出了几十米远。他以为自己已经拐过弯了，和掌子面成了死角，放炮是崩不到自己了。他合上了闸。却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正蹲在几十米深的下煤眼边上，掌子面爆炸的气浪冲过来，把他掀进下煤眼里。几十米高啊，中间是一个挨一个的铁框架。当他摔到下煤眼底部的时候，脑浆迸裂，已经没救了。

下煤眼底部出口，斜对着躲炮休息室。在这儿躲炮的工人们听见炮响，又听见一声惨叫，再看见下煤眼里掉下一个血肉模糊的人，忽然都明白了。小伙子们吓呆了。刚刚，凌凯还和他们在一起，围着魏石头开心。现在，他竟变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了。小伙子们的脸白得像纸，有的呜呜哭起来。只有一个人扑过去了，谁呢？魏石头。

魏石头像疯了一样扑过去，伸开枯瘦的双手扒开煤末，把凌凯搂在自己怀里。完了，脑袋摔烂了，脑浆流出来，一丝气儿也没有了。魏石头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，使劲儿摇着凌凯的身子，又扒着煤末，找着凌凯摔烂的尸骨。他用不知什么时代的语言喊着：“大兄弟呀大兄弟！你可不能走哇！你可不能走哇！你走了咱们可怎么一块儿混啊！……”

下煤眼里，放炮崩下的煤眼看就要冲下来了。煤屑已经沙沙下落……从惊惶中清醒过来的工人们高喊：“魏石头！快闪开！……快！……”

魏石头，难怪人家说你太死心眼儿啦。你要救人，抱着走就是啦。要看人死了，救不出来，你就当心着自己吧。你还在那儿抹鼻涕掉眼泪的喊“大兄弟”干什么！突然，“哗……轰……”一声撕人心肺的巨响，煤流像瀑布一样涌下来。工人们还没来得及冲到魏石头身边，他已经被煤块埋住了。其中一块煤正砸在他的头上。魏石头，也死了。

听听悼词吧——

“凌凯同志一心扑在四化上，为了四化多出煤，快出煤，争分夺秒，不幸忽略了操作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……”

魏石头呢，一句话：“在这次事故中，魏石头同志也不幸以身殉职。”这算不错啦。开追悼会以前，我听见主管安全的副矿长说：“唉，这个魏石头啊，死一个凌凯还不够，还自己送上去了。瞧瞧，活着窝囊，死也死得这么窝囊……”

悼词致毕，追悼会算是接近尾声了。下面，该亲属讲话了。

先讲的，是凌凯的爸爸。50多岁，穿一身深灰色中山服。先从衣袋里掏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，按按眼角，又轻轻地擤了擤鼻子。话，讲得简捷而得体，感谢党的培养，多谢大家的好意之类。讲完了，向大家深鞠一躬，退下一旁。

接着轮到魏石头的老伴啦。老太太一身半旧的青布裤褂，擦

起衣襟捂着脸，呜呜哭了好一会儿，又是抹眼泪，又是擤鼻子。大家伙儿呢，只好在一边干等着。

我特别留意地看了她身边的工会主任一眼。主任的脸色特别不自在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太太，没有一点儿去劝劝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他心里正打鼓哪。魏石头的老伴儿才接来一天，同意来开追悼会了，这就不容易啦。这证明矿上的抚恤条件她基本同意，没有什么额外要求了。只需开过追悼会，把棺材埋了，丧事就算办完了。可这追悼会还是最后一关呀：你知道老太太哭了一阵以后，不会忽然给你提出一串要求？万一提出了，你当场怎么回答？回答不了，老太太拽着棺材，寻死觅活，不让埋，你怎么收场？现在，老太太在那儿哭，焉知她不是在用眼泪赚人的同情？焉知这不是提条件的序幕？

魏石头的老伴终于开口啦。还好，虽说啰嗦点儿，讲得倒还在理儿。说人死了，伤心，也活不过来，想想怎么把孩子抚养成人吧。现今村里的日子好过多了，讲“自由”了，国家还能抚恤俩儿钱，我也忘不了大家伙儿的关心，好好的，替他爹把孩子抚养成人。赶到孩子18岁了，让他来矿上，接他爹的班吧……到时候，还盼着各位叔叔大爷的，别忘了石头，多给包涵着点儿……工会主任绷得紧紧的脸好像松弛下来了，还微微点头，表示同情、赞许。

“我没啥可说的啦。”老太太又举起袖子擦了一下眼睛，“末了，提个请求吧，也不知矿上能不能给办……”

她撩开大襟，摸出一张纸片来。你想想吧，这要是一张千儿八百元的账单，那可怎么办？要是一张要求把棺材运回河南老家下葬的申请，更麻烦啦！工会主任的眼睛又直啦。

老太太说话了。她说这是孩子他爹生前的心爱之物，每次回家，他忘不了找出来摩挲摩挲，还常常拿着它来训叨家里的“小不点儿”们：“你们要长进，争气啊，好好念书。你们看看，你爹

自打跟着共产党，从第一天起就不熊！你们可别给我现眼……”老太太说，既然他那么心爱，就把它和他一块儿葬了吧，不知道这犯不犯新规矩呢？能办，就请领导给办办……

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满足的。虽说棺材已经钉上了，起几个钉子，放进一张纸片，是不难的。我想工会主任已经舒出一口气了，虽然我没看他。

“当、当……吱、吱……”棺盖被起动着。

鬼知道一种什么心情驱使，我走到工会主任身边，拿过了那张纸片。这是一张早已残破的油污的纸片，依稀还可以辨认出上面的毛笔字。

昌顺煤窑工会：

今有你处工人魏石头送来叁百斤煤，不要报酬，支援前线，请你工会对魏石头同志给予表扬。

此致

敬礼

红松矿区军管会后勤股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七日

30年前的一张收条。也许，魏石头稍通文墨，知道个大意，没好意思把它交到煤窑工会，可他还是把它当宝贝似的留起来了。我看看这张纸片，不知怎么了，手，死死地攥着，不知干吗要攥得那么紧。渐渐地，鼻子开始发酸啦。把这张纸片摩挲了30年的魏石头，拿着它训叨孩子们的魏石头，抱着凌凯喊“大兄弟”的魏石头……都走到我面前来了。也许，魏石头的话是对的，我们是该给他平反？他不是官，没有什么“原职”可复，也不存在发还工资的问题，又没有必要开什么“平反大会”……可是我们确确

实该给他平反啊！男儿有泪不轻弹。想到这会儿，我却掉泪了。我还听到低低的啜泣声。身前身后，有的人用手绢暗暗抹泪，有的人索性哭出声来了。其中哭得最伤心的，是那几个平常最爱跟着凌凯拿魏石头开心的小伙子。小伙子们，你们哭晚了！……哦，还不晚，我寻思着。那个过去的年代，颠倒了多少做人的道理。如今我们明白了，不晚。可我们那些领导们呢？他们明白了吗？其实，这又何必多虑！领导当然也会明白，要不，怎么叫“领导”呢！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好像才稍稍放宽了一点。

棺盖打开了。纸片被主任拿过去，郑重地放在死者的胸前。棺盖又訇然盖上了。

“当当当……当当当……”棺盖被重新钉上。忽然，魏石头的三个孩子几乎同时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他们都跑在棺材前面，用小手抹着眼泪。在他们呜呜失声的同时，还忘不了按照乡间的习俗喊着：“爸爸……躲钉！……爸爸……躲钉！……”

通过墓地的盘曲的山路上，两辆马车，拉着两副棺材。后面，跟随着几百名送葬的工人们。魏石头最小的孩子被一个小伙子背着。墓地上早就挖好了两个长方形的洞穴，人们根据自己和死者生前的关系，自然地在墓穴的周围分成了两圈。我看见，死者生前所在班组的工人们大都先围在魏石头的棺材旁，上手把那沉重的棺木放下墓坑，然后，庄重地抓起一把黄土，撒在里面……

我也捧起一把土，撒在魏石头的墓坑里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唉，我又想起“盖棺论定”来啦。人死了，到底该怎么个“论定”法儿？真难说……

1980年2月